

独行 丛书

萌萌  
著

独行的倾听者

独

临界的倾听

行

萌萌  
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萌萌  
著

083926

# 临界的倾听

珠海出版社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临界的倾听/萌萌著

(独行者丛书)

ISBN 7-80607-108-3 ¥10.40

I. 临…

II. 萌…

III. 文学—散文—当代

IV. I267

**临界的倾听**

©萌萌著

终 审:成 平

策 划:成 平 刘亚炜

责任编辑:李向群

装帧设计:鲍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 话:3354041 邮政编码:519015

印 刷:南昌市中心群众印刷厂

开 本:850×1092mm 1/32

印 张: 8 字数:153千字

版 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0.40元

# 总序

曾卓

在当今散文随笔热、散文随笔丛书热中，《独行者丛书》自有其独特的个性和风格。

它的作者虽然既有学者，也有专长于小说、散文的作家，但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即在学术或创作的生涯中，将经历的个体生命的体验放在一个具有思想性、精神性追求的背景之上。因而在每一集中，都不乏对一些学术性问题的探讨，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思考，给人以启发和启示。作者们以各富个性的笔调，或描述，或议论，自如地表达，拥有一般散文随笔的特色，却更具有耐读性。

我很赞赏“独行者”这个词。

“独行者”，首先是思的一种状态，是思的一种独立特行。我们沉溺于人云亦云太久了，以致我们不敢、不会、不能思的独行，而思的入门往往是从独行开始的，非“一哄而上”所能奏效。

因而他独行，却并不孤独，因为他并不脱离人群，更不是离群索居，只是不愿随波逐流罢了。他知道，他所说的都要通过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考，通过自己的声音，而不能让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头脑的行尸走肉。

在这里——

“独行”不是逃避，不是孤芳自赏，它只是探寻更开阔的视野，更多维的生存空间。

“独行”不是霸权，不是“一言堂”，它只是在独断与喧嚣之外能倾听死亡与新生的自然节律，它是应着生命的召唤而去的，那里同样有他人新生的权利。

“独行”不是故作姿态，不是沽名钓誉，它只是独立承担自由的苦役，走自己应走的路。

……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在这块土地上，已有愈来愈多的“独行者”，他们独立互补，构成今天生动而丰富的格局。

这或许正是我们的希望之所在。

走自己的路吧，唱自己的歌，这个世界就不会单调沉寂。

# 目 录

自序 .....	(1)
阳光下的秘密 .....	(4)
重要的是“我能” .....	(8)
时间·梦·真实 .....	(11)
走向海 .....	(15)
我听一只手的低语 .....	(19)
俄罗斯诗篇与理想的荒凉 .....	(25)
一种不能忘怀的经历 .....	(31)

世俗的承担与“不敢”的限度 .....	(34)
失去的和得到的 .....	(39)
无语 .....	(48)
谁来救治人生的残缺 .....	(53)
为诗而受难的意义 .....	(71)
生命,闪过了刃口吗 .....	(94)
在逻辑和想象的背后 .....	(111)
论“白雾”的隐喻意义 .....	(130)
在想象的国度里 .....	(145)
将瞬间化为永恒 .....	(158)
方法·空白·中介 .....	(167)
站在你们和你们的作品面前 .....	(177)
黄河呵,你走向哪里 .....	(183)
情绪是水墨画走向现代的 内在契机 .....	(200)
感觉的生成何以成为可能 .....	(209)
无聊的悖论 .....	(218)
画材·物性·媒介语言 .....	(231)
从“冥想”到“自语” .....	(244)

## 自序

在平凡得黯淡的生活里，总有一些不重复的经验使我惊异于人在邂逅中得到的机遇，它包含理解、默契、无私的援手和新的发现。它一定是偶然性的、一次性的，而唯其因为它是偶然性的和一次性的，才使人惊奇和弥足珍贵。

许多年了，无论经历多少失望，总有这偶然性的、一次性的美好激发着我的不枯萎的想象，使我渴望走向他人、走向世界。

如果我在世俗的沉沦中仍没丢弃我的想象，如果我仍执拗而不乏真诚地说，在这一个世界上，我真正迷恋的是思索与感觉，是声音和文字，那么我走向他人、走向世界的一个可能的方式，就是将自我构成的“听-说”，作为既是走向他人、世界，又不迷失自己的单纯之点。这里自我构成的“听-说”首先是“听”的敞开与接纳，而“说”，只不过是更强调着个人倾听中的“语言言说”的“说”的生动性、当下性和神秘性。



在我的生命中，“听”是比“看”、“说”、“写”更原始的经验。听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成为个人从消逝着的连续性中抓住个人的真实的转瞬即逝的困境。换句话说，无论外在世界曾怎样地裹挟过我，使我随波逐流于它的各种喧哗，声音的记忆，毋宁说是一种在阻断、间隔中区分的声音的记忆，才是我成其为我的内心事件或语言事件的端倪。

还是以前说的：人多么需要倾听，把大自然所有的神秘的音响神圣地放回大自然纷呈的景色中。倾听在经验和超验的门槛上成为既是痛苦也是欢乐的固守，它才可能是神性的。

这里的人具有生存、思维、表达的一体性，他用倾听敞开和接纳超验背景下的语言同经验的垂直转换，亦即，在语言界面上用语言来承担超验和经验的共生和置换。因而这里的经验已是初始经验，而不是重复的类经验的迷失，而这里的人亦不再会落入先验先行设定的主体认识能力及其逻辑形式对人作的普遍化和平均化的抽象。

从普遍化、平均化的抽象中独立出来，这就是我理解的独行。

我希望我能真的成为一个独行者。只有独行者才可能走向他人、走向世界。

“走向他人、走向世界”因此是一个悖论式的问题。

这里重要的是反省的眼界。

他人（世界）永远是我的限制。因为有这种限制，我的独行不仅总是有限性的，而且这种有限性绝不可能成为独断的、自行其是的存在。他人、世界的真谛或许就在这里，而我唯有在这种有限性的反省和领悟中，才能找到我的——同他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边缘性的地位。

因而“听”，也包括听他人、听世界，包括听自己的有限性。

收集在这里的文字，是许多年来一个方面读书的心得，因历经时间的剥蚀而格外显得粗糙、简陋和残缺。好在，它原本就是用文本批评的方式，试图展示一种在自我构成的“听-说”（“听-写”）中，还原到自在的生成性状态，从而把自己变成批评的文本的倾向。

它等待着听的审询。

1995年7月初于海南岛

## 阳光下的秘密

读张洁的散文集《何必当初》，竟陷入一种很复杂的情绪变换，以至很久，都无法将纷纭的印象聚焦成一个角度，引出自己沉入、自己牵引的文字。我知道，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何必当初》，其间留下的几乎是不可跨越的时间断层。以至当下的感觉总不能踏实，仿佛在过去时和现在时之间拉扯得无所适从，而失去立足之地。在这一点上作者也许是并不隐讳的——何必当初。在这直观的书名下，过去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影子，因朦胧而美好，也因朦胧而飘忽。

如果这本文集的每一篇都同作者个人的经历相关，或者说，都是作者个人的经历，你大致可以了解到这个人的喜怒哀乐。

她小时候真的拣过麦穗，盯过梢？如果是这样，她的憨厚、质朴、傻劲、疯劲都到了十分可爱的地步。

特别是《拣麦穗》，爱上一个卖灶糖的老汉，期盼他像父母辈一样疼爱自己，自己的衣食冷暖都在俯身拥抱的荫庇之中。由此而生的只是安全、安适、淡淡的、没有激情涨落、烧心烧肺的依恋。这就叫质朴无华的实在，即真心实意地过生活、过日子——从小就天真地这样想了……然而命运却残酷地终生不给，除了母亲。

《盯梢》中的二姐姐，或许真的是二姐姐，也许是自己，至少是自己的心想。但这样如花似玉的爱情爱恋，自己有过吗？恐怕又没。

两部起头的散文，像命一样悬在开头的想象中，然而终生不遇，是哪一点失之交臂？

也许不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史，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其失落的执著和穿透世俗的文字，留下隽永的记忆，使人驻足回首。它的激情总是当下的，是在当下中激发或生成的。因而它是真正超越时间的无时间的存在。

刚刚读到池莉写张洁的散文《不敢与你同哭》，有一种很深的感动，仿佛一个永驻的秘密使你成为我、成为笼罩你-我的相遇相知。

那不是诗意，也不是浪漫，而是既蜕去平庸、亦剥掉文化的矫饰，回到生命平凡的真实。

张洁并不浪漫。“爱是不能忘记”的从来不是浪漫，浪漫同样是一种过去时的东西，是消失着的。

《何必当初》也并不浪漫，只是在喜怒哀乐的真实

中透着一股心高气傲的执著或因执著的心高气傲。这几乎成为这本文集的基调。除了《帮我写出第一篇小说的人》、《你是我灵魂上的朋友》等，这本集中的篇章比《爱是不能忘记的》少了亮色，而多了尖刻或无奈的伤感。无奈当然不可苛求，不比尖刻，它的伤感甚至不失温暖如黄昏的至深的眷恋，如《无可奈何花渐落》、《又挂新年历》、《这时候你才算长大》……只是禁不住想问：一个岁月并不蹉跎的女人，为何这样伤逝，大概事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敷平生活上的创痛吧，但又有谁能挽留亲人、挽留生命于岁月的逝去，又有谁的心中没有这一份隐忍的创痛？

又是挂新年历的时候了，我真想对张洁说一句“举重若轻”——那原本是我的想象对我不堪其重底伤感的祝福。

许多日子了，我在《何必当初》的字里行间出出入入，最使我逗留的是《想起五月的那个下午，掷进特莱维喷泉的一枚银币》，没想到这几页是这本散文集中女人味最少、文字最重的：

我伫立在古罗马不朽的废墟中，抚摸一块砖、揉搓一把土、踩一块石头，觉得是在抚摸、揉搓、脚踩着历史……却没有一丝豪迈。唯一的、赤裸的太阳，重重地捶击着我的头顶，把我死死地钉在地上。我直立在太阳底下，在它的灼烤中慢慢知道，再不会有

这样的辉煌。

还有整个下面一段文字，随着倾斜的罗马古道、卡皮托里诺山大道，一路惊心动魄地延伸到凯撒祭坛的遗址，延伸到那一朵在残壁下轻颤的火红的罌粟……

也许只是在这里，张洁才在一种撕去了日常琐碎的距离感中蜕掉了性别、年龄、岁月、生命的无奈，跨越了日常情绪的纠缠。仿佛文字也因此垂直起来变得沉甸甸的凝重。它不再是在过去时中、在经验的混杂的沾连中消失着的。

那种遥远的、恍惚的哀伤，没有丝毫女人的纤细、琐碎、轻柔，一种感觉，仅仅是一种感觉，写得惊人的尖锐和具有力度。作者并没有去追问这种感觉——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诗人），大概在这里分道扬镳了。男人、女人的性角色或性意识也在这里剥落了。只有一个人在当下的真实中独自地面对历史。这历史因而是现代史。而人的感觉的丰富性，包括差异连同性别差异的丰富性，却这样地激活起来，充满勃发的生机，成为阳光下的秘密。

## 重要的是“我能”

这好像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男人眼里没有有女人气的女人，在女人眼里没有有男人气的男人。反正，柏拉图神话中男女合一的球人被宙斯劈成两半后，在古代，每一半尚有希望找到另一半，而现代，特别是现代中国，好像永远也找不到自己的另一半了。或许，中国人不信西方神也未可知。但找不到，终归是找不到的。

一般地说，找不到，仅指“对象”而言，没有适合我的“对象”。但特殊地说，如果我的眼睛本身已经是非对象化的眼睛怎么办呢？正如耳朵本身就不是一个音乐的耳朵，再好的音乐如马勒的《大地之歌》，也不会是非音乐的耳朵的对象。错在己而不在人，将如何？

近读舒婷的散文集《硬骨凌霄》，便有了这样一个眼光的校正。

我喜欢诗，十多年前，《致橡树》、尤其是《船》，

我喜欢得几乎失语。这次读《硬骨凌霄》，才知道有一个背景，加上舒婷唤起我诗的记忆如凌霄花在空中灿烂如梦，更觉得这个背景像深渊一样迷人。

一个男人要找一个“使他全心膜拜”的女人，他没找到，于是叹息：“天下无女人。”

舒婷借了这个男人的眼睛安在女人身上，结论是一样的：“天下无男人。”

机敏的舒婷把要说的话说了一半。道理很简单，天下本无十全十美的人，何况这些被宙斯或上帝劈了一半的男人、女人。这里面包含着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男人，或女人，胸中装的那个“全心”，其实是并不存在的，你只有一半，即一部分，只能找到与你相匹配的另一部分，“相悦”、“互需”，“只有一棵树才能感受到另一棵树的体验，感受鸟们、阳光、春雨的给予”。你想被什么爱，首先你必须能给什么爱。也就是说，你能爱什么，首先你能是什么，你爱完人，首先你必须爱完人。除此，空谈什么“天下女人”、“天下男人”，只能是蛤蟆说天鹅一般。

“夜不能寐，于是有了《致橡树》。”

舒婷的可爱，还不止于此。

木棉可以致橡树，如果我不是木棉呢，我何必睁着一双忿懑的杏眼，斥问舒婷：“橡树在哪里？”

林中有许多树，它们不仅相生相扶，还能作证，知道那些“路”常常断绝在人迹不到的地方，至于那些远还没上路的人，即使有99棵橡树环绕着，也挡不住她两眼问天：“橡树在哪里？”何必一定要找“橡树”呢？



何必一定要当“神女”？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重要的是学会爱人——“爱”是能愿动词，它能给予——而不要把“爱人”变成不男不女、不明不白的中性名词、或抽象名词。

当然，例外永远是有的，一晚爱一个人并为他痛哭，那眼泪好像也不是流不出来的，但那已不关舒婷的事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能爱吗？只有能爱，爱才能恢复动词性而对象化。

读舒婷的每一篇，几乎都能感受着这种作为使能动词的爱的魅力。

《梦入何乡》、《文学女人》、《别一种人生》，都有一种理解、谐趣和心意盎然。

1995年2月